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九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二十

美丈夫上

尚書洪範曰二五事一曰貌容儀

毛詩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箋云思周室之賢者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箋云彼美人謂碩人也

又曰叔于田巷無居人（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洵信也）

又淇澳曰有斐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

又猗嗟曰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昌盛也頎長皃也）抑若揚兮（抑美也揚廣也）美目揚兮（好目揚眉）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又小戎曰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又盧令曰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鬈（鬈好

貌讀當為權權勇壯也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偲才也

又汾沮洳曰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又曰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左傳曰宋公子鮑美而艷

又曰子太叔美秀而文

又曰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冉豎季氏臣失弓而罵武子罵詈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强也子强武子字

爾雅曰美士為彥

論語曰堂堂乎張也言子張容貌盛難與並為仁矣

孝經曰容止可觀進退可度

家語曰息土之民美

漢書曰張子房狀貌如美婦人

又曰直不疑狀貌甚美

又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

見宴昵殿中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中常侍

又曰公孫弘對策時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

弘對為第一名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

又曰張蒼好書律歷為御史主柱下方書亡歸沛公畧地過武陽蒼當斬解衣伏質蒼美麗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美乃言沛公救之後為御史大夫及為相事陵如父陵死蒼洗沐常先朝陵夫人立食後歸

又曰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長大美色而肥或說平於漢王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

又曰董偃始與母賣珠為事年十三隨母至館陶公主

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名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射御年十八乃冠出側侍內甚溫軟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

又曰車千秋姓田爲高寢郎戾太子敗千秋訟太子寃上頗知太子無他意乃召見千秋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帝悅之曰此高廟神靈使公公當遂留輔我後年老乘小車上殿故號車氏

又曰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爲太子舍人哀帝時爲郎

傳漏在殿為人美麗哀帝望見悅其儀貌拜為黄門郎

又曰江充名見太一宫自謂願以所常被服衣冠見上許之𩲸岸容貌甚壯帝望見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

又曰王商長八尺餘體甚鴻大容貌絶人單于來朝仰視遷延却退天子聞而嘆曰真漢相也

又曰東方朔目如懸珠齒如編貝

又曰司馬相如車騎雍容閒雅甚都都閒雅之稱也

又曰薛宣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

又曰霍光白晳踈目美鬚髯也

後漢書曰徐防字謁卿沛國人也體貌矜嚴占對可觀

顯宗異之特授尚書郎

又曰新野功曹鄧衍以戚小子侯每預朝會容姿趨步

有出於衆顯宗目之曰朕之容貌豈若此人時賜輿馬

衍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甞加禮

又曰蔡邕字伯喈謂從弟谷曰董卓性剛難濟吾且遁

逃山東以待如何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乃止

謝承後漢書曰楊喬為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

東觀漢記曰杜詩薦伏湛曰儀貌堂堂國之輝光智略謀慮朝之淵藪

又曰馬援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為人明白眉目如畫閑

進對尤善述前事每言及三輔長者至閭里少年皆可觀皇太子諸王聞者莫不屬耳忘倦

又曰虞延字子大陳留人也上東廵路過小黄髙帝母昭靈后園陵在馬時延為督郵詔呼見問園陵事延進止從容跪拜可觀其陵樹株蘗皆諳其數帝善之

魏志曰邢顒字子昂時人稱德行堂堂邢子昂文帝以為太常

吳志曰諸葛恪字元遜江表傳曰恪辯論應機莫與為

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父瑾曰藍田出美玉真不虛也
又曰朱據字子範吳郡人有姿貌膂力又絶倫魏文
初徵拜五官中郎將權遷建鄴徵尚公主拜左將軍封
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
又曰孫韶字公禮為邊將不進見十餘年權還建鄴乃
得朝覲問諸要害遠近人馬衆寡將卒名字具識之所
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權悅曰吾久不見公禮
又曰呂範字子衡汝南人有容冠姿貌邑人劉氏家富

女美範求之母嫌欲勿與範親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耶遂與之婚

又曰孫桓儀容端正聰明博學能論議應對孫權常稱為宗室顏淵

又曰張紘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官拜郎中

晉書曰裴楷字叔則為吏部侍郎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義理時人謂之玉人

又曰尚書閔鴻見陸雲奇之此兒若非龍駒則是鳳雛

又曰潘岳字安仁滎陽中年人才名冠世出為河陽令有異政累遷給事中美姿儀少時常挾琴出洛陽㭊嫗相遇者悉連手縈遶以果擲之盈車而歸

又曰王恭字伯李累遷為青兖二州刺史美姿儀人或多目之歎曰神仙中人

又曰衛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也齔齔年乘白羊車入市見者咸曰誰家璧人遂號為璧人王武子玠之舅也

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比與我外甥並坐若珠玉在側朗然映人覺我形穢及長好言玄理武子每聞玠言歎息絶倒故時人語曰衛玠談道武子絶倒玠妻父樂廣有重名議者以為婦公氷清女壻玉潤為太子洗馬以國亂至江夏玠亡其妻征南將軍山簡以女妻之至豫章大將軍王敦謂長史謝鯤曰昔王輔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後來往建鄴敦遣之京師人聞其姿容觀者如堵不見者輒歎之

又曰王衍字夷甫有美貌幼清辯仕至太尉甞執玉柄麈尾與手無別人謂之為口中雌黄為世間之一龍或理有所不安者即隨改之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宫中勢聚斂無厭夷甫患之口不言錢妻試之令婢以錢遶牀夷甫曰好舉阿堵物

又曰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容儀偉麗不脩小節故時人為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

又曰嵇康長七尺八寸美音氣好容色土木形骸不自

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

又曰王戎字濬冲幼頴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目之曰爛爛如巖下電

又曰王濛字仲祖美姿容常攬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耶嘗帽破入市買之羣嫗悅之爭遺其帽

又曰謝尚論中朝人物劉琰云蔣文㬹清衛叔寶神清為有識所重如此

又曰韓壽武帝時為掾有姿容太尉賈充有室女見壽美心悅之充有異香女竊與壽帶之充怪以問婢婢以告充乃以女妻之

又曰王戎謂王衍神姿高徹如瑶林瓊樹自是風塵外物

又曰文帝器重魏舒每朝會坐罷目送曰魏舒堂堂人領袖也

又曰桓温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期而太原

温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聲曰真英物也年長豪爽有氣槩姿貌甚偉

又曰王衍神情明秀王澄曰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

晉中興書曰王矩字令式美容貌每出行觀者盈路

宋書曰謝莊字希逸美容儀善談論屬文好玄理為文帝所賞帝一見之輒歎曰藍田出美玉豈虛也哉

又曰葢道風姿貌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奇之曰此荊楚仙人也

又曰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鬒髮如墨涉獵文義朗贍多通時人以方楊德祖徵將不及晦聞猶以為恨

齊春秋曰世祖嘗於華林園宴集使羣臣各出所長王儉曰臣少為書生請誦封禪書跪前誦之容止可觀音吐蘊藉上大悅曰樂哉

梁書曰陶弘景字通明特愛松風每聞其響欣然為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為仙人

又曰王茂字休遠太原祁人也身長八尺美容觀武帝布衣時見之歎曰王茂年少堂堂如此必為公輔之器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凉録曰辛綝弟理美姿貌張駿欲奪其妻以寡妹妻之理割鼻自誓駿大怒徙理燉煌遂以憂死

又曰前趙録曰游子遠幼姿貌聰亮好學年十五至洛陽張華見而奇之曰此兒雅潔洪方真雋才也

又曰後趙録曰張謐美姿貌幼有逸氣太守陸雲見而

異之謂傅喜曰吾聞冀州多名童故不虛也

又曰劉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從大秦來當至小秦國易姓名為李子鄠赤眉信恭之妻二女轉相扇惑聚千人於南山僭稱號鎮西石廣擊斬之子鄠頸無血十餘日面猶如生

北齊書曰崔陵子瞻字彥通聰明有文情善容止神彩凝然楊愔曰昔裴瓚在晉也為中書郎情髙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之貌亦當無愧

裴子

又曰王昕字元景北海劇人也生九子並風流藴藉世號王氏九龍

又曰劉禕五子並有志行為世所稱璿字祖玉聰敏機悟美姿儀為其舅北海王昕所愛顧座曰可謂珠玉在傍覺我質穢

又曰李繪字恭文儀貌端偉河間邢晏即繪弟五舅也與繪清言歎其高遠每稱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

又曰北平陽貞字仁堅世祖第五子沉審寬恕太祖稱之曰此兒得我鳳毛

又曰陸即字雲駒洛陽人也昆弟六人並魏藍田公主元氏所生故邢卲嘗謂人云藍田生美玉豈虛也

十二國史曰鄒忌為齊相身長八尺餘體肥麗朝服衣冠窺照自視謂其妻曰我與城北徐公孰美妻曰君美徐公齊之美者也忌不信復問妾妾曰君美旦日客從外來忌復問之客亦曰徐公不如君及徐公來忌熟視之

自以為不如因思之曰吾妻之美我私我也妾之美我畏我也客之美我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不如徐公而臣妻妾及客皆言臣美或私畏於臣或有求於臣今齊地千里宫女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過者受上賞

又曰美男破老美女破舌

北史後魏書曰咸陽王禧弟樹字秀和一字君立美姿

貌有將畧位宗正卿後奔梁梁武尤器之封爲魏郡王

陳書曰韓子高㑹稽山隂人本家微賤年十六猶總角

才敏過人容貌美麗狀似婦人

又曰謝哲字頴豫陳郡陽夏人也美風儀舉止藴藉襟

情朗然爲士君子所重

又曰蕭允字叔然蘭陵人也風神凝逺通達有識鑒容

止藴藉動合規矩

又曰王煬字與司空冲之第三子沉静有器局美

風儀舉止蘊藉

又曰宜都王叔明字子昭高宗第六子也儀容美麗舉止和弱狀似婦人

隋書曰燕王倓字仁安敏慧美姿儀煬帝於諸孫中特所鍾愛常置左右好讀書重儒素有若成人良娣早終每至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由是益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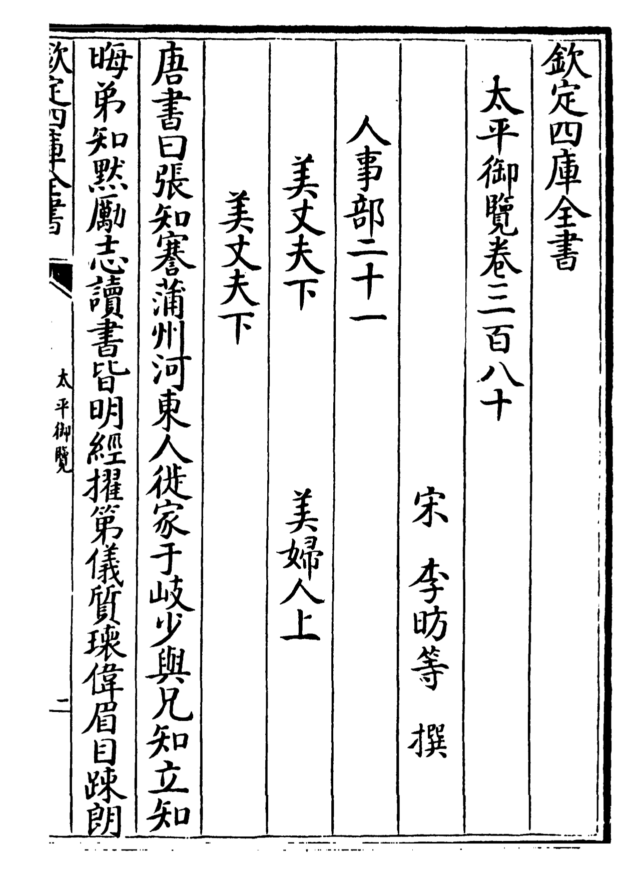
又曰元善洛陽人也以風流蘊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朗聽者忘倦由是為後進所歸

語林曰何平叔美姿儀而絶白魏文帝疑其著粉夏月與熱湯餅既啖大汗出隨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又曰王右軍目杜宏治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

異苑曰鄱陽陳忠女名豐隣人葛勃有美姿豐與村中數女共緊絡絲戲相謂曰若得壻如葛勃無所恨也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九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二十一

美丈夫下

美婦人上

美丈夫下

唐書曰張知謇蒲州河東人徙家于岐少與兄知立知晦弟知默勵志讀書皆明經擢第儀質瓌偉眉目踈朗

曉立理文而清介自守故公卿爭進之

又曰崔湜美姿儀有才名弟液滌及從兄涖並有文翰居清要每宴私之際自比東晋王導謝安之家謂人曰吾之門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為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液尤善五言湜歎曰海子我家之神龜也海子即液小名官至殿中侍御史

又曰盧承慶美姿儀愽學有才幹貞觀初為秦州都督府户曹參軍因奏河西軍事太宗竒其明辯擢拜考功

員外郎遷民部侍郎太宗嘗問歷代戸口數永慶叙夏商後迄于周隋皆有依據上嗟賞之令兼檢校兵部侍郎知五品選事

莊子曰盜跖謂孔子曰長大美好人見而悅者此吾父母遺德子雖不吾譽吾不自知耶

傅元子曰蒯躬字叔孝性方嚴有容儀人望而畏之有過其門者皆整衣改容

郭子曰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貌常同行人謂之連

壁

又曰謝哲字顔豫陳郡人也美風儀舉止蘊藉而襟情豁然為士君子所重

郭林宗别傳曰宗遊洛陽見河南尹李膺膺大竒之於是名震京師復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輛宗唯與膺同舟而濟衆賔望之以為神仙焉

晋謝安别傳曰王珣以疾辭職歲餘辛桓玄與會稽王道子書曰珣神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

惚爾喪失歎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

荀氏家傳曰荀悅字仲豫儉之子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每借人讀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靜美姿容

又曰荀美字令則七歲隨父在石頭蘇峻愛其姿神數嗔之年十五擬因壻之不欲連姻帝室乃遁長沙監司追尋不得已遂尚潯陽公主風氣英秀明鬚眉俯仰眄睞容止可則

皇甫謐逸士傳曰或問許子將荀靖與荀爽孰賢子將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何晏别傳曰何晏南陽人大將軍進孫進遇害魏武納晏小養於魏宮至七八歲慧心天悟形貌絶美武帝欲以為子每扶將遊觀令與諸子長幼相次晏微覺之坐則專席止則獨立或問其故荅曰禮異姓不相貫

管輅别傳曰諸葛原與管輅别戒二事言卿樂酒量溫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耶卿有氷鑑之才所見者妙仰

觀如神禍如膏火不可不慎也

吳地記曰陸閎字子春暢子也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升臺見而偉之笑曰南方故多佳人

三國典畧曰李繪儀貌端偉神情朗儁舅河間邢晏每與之言歎其高遠稱之曰若披烟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奇良在此甥文襄嗣業晋代山東諸郡其特降書徵者唯繪清河太守辛術二人而已

又曰梁楊白花字長茂武都仇池人大眼之子也少有

勇力容貌瓌偉

又曰山公目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

又曰嵇叔夜之為人其醉也隗峩如玉山之將頹

又曰衛玠從豫章來人久聞其姿觀者如堵玠先有羸疾發遂死時人謂看殺衛玠

又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栁

又曰王右軍見杜洪治歎曰膚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

又曰裴叔則有儁彩容儀脫冠麤服亂頭皆好有人見之曰裴叔則如玉山行光映照人也

又曰時人目李宣國如玉山之將摧

又曰衛伯玉為尚書令見樂廣與朝中名士談議奇之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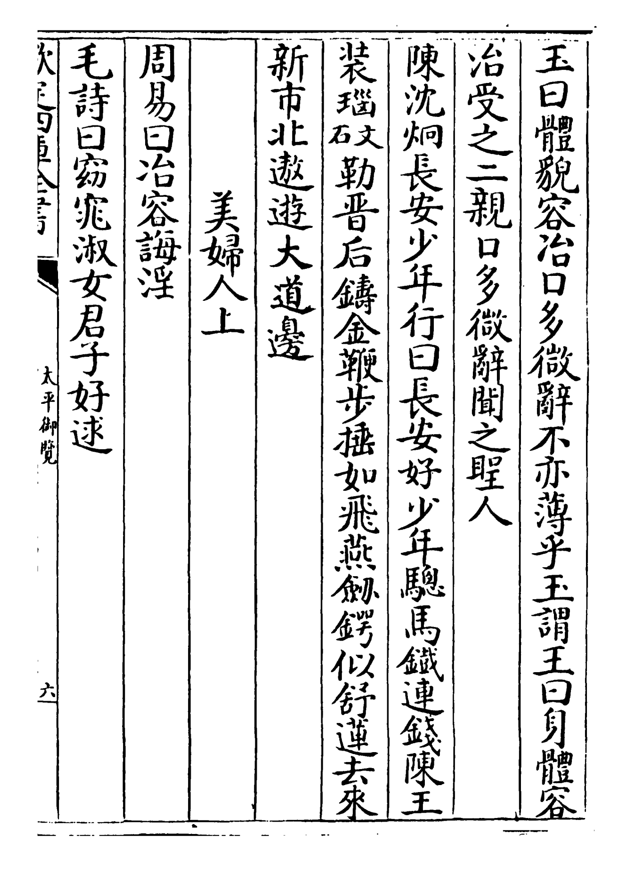
又曰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簡令淑王仲祖何如曰温潤泊和

又曰范豫章謂王荆州范寧王忱曰卿風流儁望真後來之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又曰庾子嵩目和嶠森如千丈之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也

楊松玠談藪曰張緒字思曼少而閑雅風流吐納觀者忘倦永明主見靈和殿前栁條嫩弱披靡可愛嗟賞曰此楊栁風流可愛似張緒少年

宋玉風賦曰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讒之於王王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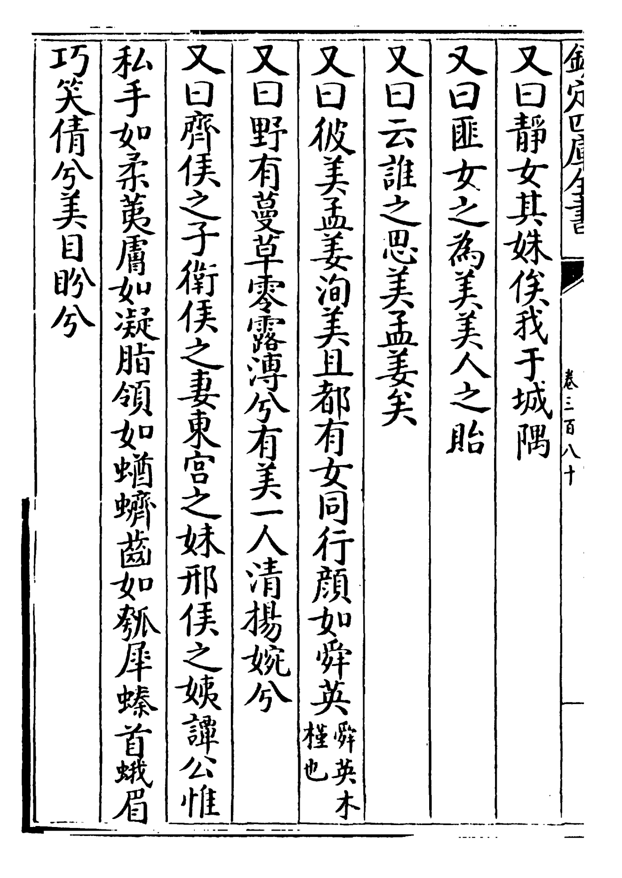
玉曰體貌容冶口多微辭不亦薄乎玉謂王曰身體容冶受之二親口多微辭聞之聖人

陳沈炯長安少年行曰長安好少年驄馬鐵連錢陳王裝瑙文石勒晉后鑄金鞭步摇如飛燕釵鍔似舒蓮去來新市北遨遊大道邊

美婦人上

周易曰冶容誨淫

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又曰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

又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又曰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又曰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顔如舜英舜英木槿也

又曰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

又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宫之妹邢侯之姨譚公惟私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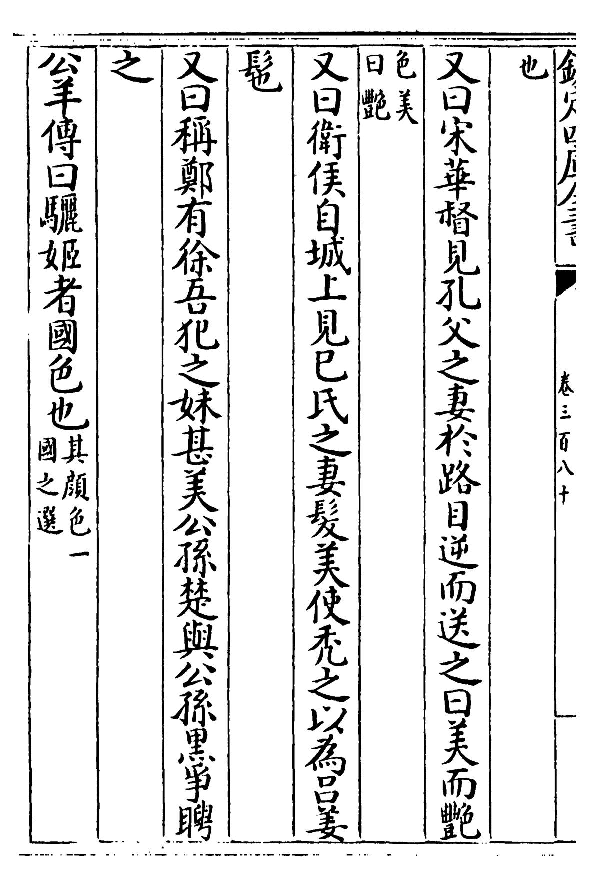
又曰彼美淑姬可以晤歌

又曰有女如玉

又曰有女如雲

又曰孌彼諸姬孌好貌

左傳曰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曰吾聞甚美必有甚惡而天鍾美扵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娶之生伯封實有豕心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尤異



也

又曰宋華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色美曰艷

又曰衛侯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

又曰稱鄭有徐吾犯之妹甚美公孫楚與公孫黑爭聘之

公羊傳曰驪姬者國色也其顏色一國之選

又曰邾婁顔夫人者姬盈女國色也

爾雅曰美女為媛

國語曰恭王遊扵涇上密康公從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扵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燦今以美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賈逵注曰燦美也

戰國策曰晋文公得南威三日不朝遂推南威而逺之曰後代必有以色亡國者

又曰隂姬與江姬爭為后司馬喜為隂姬乃謂趙王曰

臣聞趙佳麗之所出也今至境入都邑殊無美者臣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其眉目準頞權衡偃月乃帝王之后非諸侯姬也趙王大悅欲請之司馬喜歸謂中山君曰趙王非賢主也乃欲請陰姬王宜立以為后以絕趙王之意中山君遂立為后

又曰張儀之楚見楚王曰彼周鄭之女粉白黛緑立於衢閭之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王曰楚僻陋之國寡人未見中國之女如此之美乃資以珠玉南后鄭袖聞之

大恐令人謂張子曰聞君將之晉有金千斤請供芻秣張子請王觴之王召鄭袖而觴之張子再拜曰儀有死罪儀行天地遍矣未甞見人如此之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吾固知天下無兩人矣

史記曰紂囚西伯而閎夭之徒以有莘氏美女獻紂紂大悅乃放西伯

又曰漢武帝時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武帝有詔不得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見邢夫人帝令他夫人飾從者

數十人來前尹夫人見之曰非邢夫人帝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體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有詔邢夫人邢夫人故衣獨身來尹夫人望見曰真是矣於是乃低頭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漢書曰武帝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律善歌舞侍立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絶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不可得帝歎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因言延年有女弟

帝乃名見之實妙麗善舞李夫人少而早卒上憐憫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宫

華嶠後漢書曰梁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為媚惑

東觀漢記曰趙喜與友人韓仲伯欲入武關仲伯以其婦有色恐有强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怒責仲伯遂以泥塗其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每逢賊輙為求哀言其病遂脫

又曰初光武聞隂麗華美而悅歎曰娶妻當得隂麗華後為皇后

漢武故事曰帝起明光宫發燕趙美女三千人以充之率取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年滿四十者出嫁凡諸宫美人可七八千帝從行郡國載之後車與上同輩者十六人員數恒使滿皆自然美麗不施粉白黛黑衣軒者亦如之

魏畧曰初袁紹子熈納甄后熈出奔幽州后留侍姑及

鄴破紹妻及后坐于堂上紹妻自縛文帝語袁夫人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帝就視見其顔色非凡稱歎之太祖為迎焉

吳志曰周瑜從孫策攻皖城得喬公兩女國色也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

又曰孫權步夫人以美麗得幸寵冠後庭

王隱晉書曰阮籍隣家處女有才色籍不與親生不相知未嫁而死籍往哭盡哀乃去

晉陽春秋曰荀粲字奉倩常曰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以容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粲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宴寢歷數年後婦偶疾亡未殯傅嘏往唁粲大哭神傷曰佳人難再得痛悼不已歲餘亦亡

東粲晉記曰杜弢至長沙掠前始興太守尹虞二女皆國色也將妻之曰我父二千石終不為賊作婦遂自殺焉

又曰謝鯤隣家有美女鯤挑之女織梭投之折其兩齒

干寶晉記曰石崇有妓曰綠珠美如玉善舞孫秀使人求焉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崇盡出婦妾數十人以示之皆緼蘭麝而披羅縠使者曰君侯服御美麗然本受旨索綠珠崇勃然曰綠珠為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還以告故秀勸趙王倫殺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劉聰使大鴻臚李宏往聘太保劉殷女謂宏曰此女輩皆姿色超世且太保於朕

實自不同宏曰太保裔自有周與聖源實别聰大悦賜金六十斤

又後趙録曰石虎鄭后名櫻桃晉司徒僕射鄭世達家妓也在中猥妓中虎數歎其貌於太妃太妃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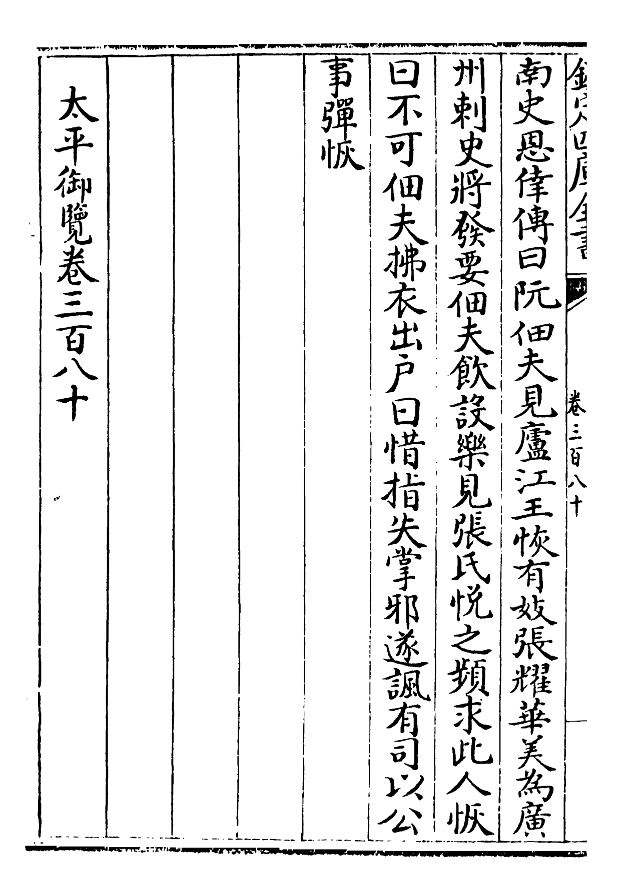
又曰前秦苻堅滅燕慕容沖女弟年十四殊色堅納之

車頻秦書曰苻堅時新羅獻美女國在百濟國東

三十國春秋曰後梁呂超殺其君纂纂后楊氏國色超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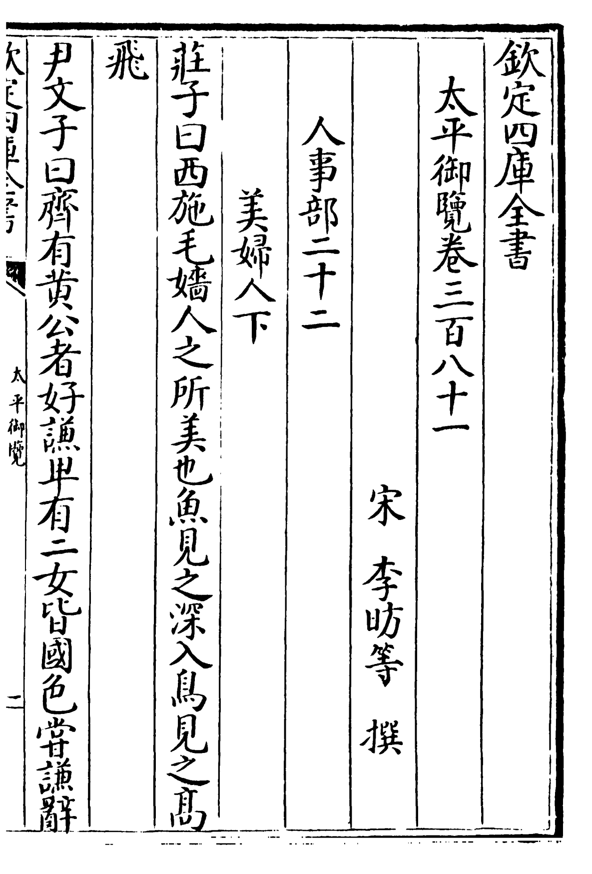
妻馬謂其父恒曰后若自殺禍必及宗恒以此言告后后曰大人本賣女與氐羌以圖富貴一之以甚其可再乎恒不能强乃自殺

唐書曰喬知之尤稱俊才所作篇詠時人多諷誦之則天時累除右補闕遷左司郎中知之有侍婢曰窈窕娘美麗善歌舞為武承嗣所奪知之怨惜因作緑珠篇以送與婢婢感憤自殺承嗣大怒因諷酷吏羅織知之下獄死



南史恩倖傳曰阮佃夫見廬江王恢有妓張耀華美爲廣州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見張氏悅之頻求此人恢曰不可佃夫拂衣出戶曰惜指失掌邪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一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二十二

美婦人下

莊子曰西施毛嬙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

尹文子曰齊有黄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嘗謙辭

毁之以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敢聘者衛有鰥夫失時冒娶之果國色

闞子曰西施自窺於井不恃其美猶佐湯沐堯舜自窺於世不恃其美猶須才德況中庸而拒諫嫫母自窺於井以為媚於西施桀紂自窺於世以為賢於堯舜

韓子曰魏王遺楚王美女王甚悦之

慎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姱也衣以皮褐則見者皆走易以玄錫則行者皆止

淮南子曰曼頰皓齒形姱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美者西施陽文也許慎註曰陽文楚好女也

又曰綦之幼女衛之稚質纂組奇綵抑黑質陽赤文纂組織組也如今之綬也湯禹之智不能逮也言不能及二國女之行也淺黑見赤其上也

神仙傳曰介象字元則會稽人入山求仙見谷上有石皆紫色如鷄子象取二枚見一美人被五綵象向之叩頭乞長生女曰汝急送手中物還著故處汝未應取此象乃送石還女授丹方一首

穆天子傳曰赤烏之人獻二女于天子女聽女列赤烏氏美人之地也

劉向列女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穆公女弄玉好之公以妻焉一朝隨鳳飛去

續列女傳曰曹節弟破石為越騎校尉越騎營五伯妻有美色破石從求之五伯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

襄陽耆舊紀曰楚襄王游雲夢望朝雲之餘上有雲氣

宋玉曰昔先王遊髙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曖乎若雲
皦乎若星將行未至如浮如傾對曰我帝季女名曰瑶
姬未行而喪封乎巫山之臺精魂為草實為靈芝
西京雜記曰卓文君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
肌膚柔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悦長卿之才
而越禮焉長卿作美人賦以自别
王子年拾遺記曰魏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
人也芸年十七容貎絶世時明帝選良家子入宫靈芸

別父母歔欷累日淚下沾衣至升車就路之時玉唾壺承淚壺即如紅色及至京師壺中之淚凝如血矣

又曰蜀先主甘后沛人生微賤里中相者云此女後貴位極宮掖及后長體貌特異年十八玉質柔肌態媚容治先主置后白綃帳中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常稱玉之所貴比德君子況為人形而不可翫乎后與玉人潔白齊色觀者殆相亂惑嬖者非惟嫉於后亦妬在玉人后欲毀之乃誡

上曰昔子罕不以玉為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以妖玩經懷勿復進也上乃徹玉人衆嬖皆退當時以甘后為神智婦人

又曰吳主潘夫人父坐法夫人輸入織室容態少儔江東絶色同幽者百餘人謂夫人曰神女敬而逺之有司陳於吳主使圖其容夫人憂慼不食減瘦改形工人寫之以進吳主主見喜以琥珀如意撫案嗟曰此神女也愁貌尚能感人况在懽樂乃納于後宫

又曰孫亮作緑瑠璃屏風每扵月下清夜舒之常愛寵四姬皆振古絶色一名朝姝二名僊姬三名潔華四名洛寶

又曰周成王時有因祇國去王都九萬里獻女士一人善扵工巧體貌輕潔被纎羅雜繡之衣長袖脩裾風至則結其襟帶恐飄颻不能自止善織以五色絲引而結之則成文錦

呉㑹分地記曰土城者勾踐時索美女欲以獻呉扵羅

山得西施鄭旦作土城肄之使近道習見人令賢傅母教之三年

段龜龍涼州記曰隱王美人張氏色豔出家為道乃自投門樓雙股頓折口誦經顔色自若俄而死

鄴中記曰廣陵公陳逵妹才色甚美髮長七尺石虎以為夫人

三國典畧曰崔孝芬取貧家子賈氏以為養女有姿色

騰納之請以邑號

又曰齊武成曾有疾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徐之才云此至靈所致即進湯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疾平

帝王世紀曰紂以鬼侯爲三公鬼侯有女美而進之於紂悅之妲巳乃泣而譖之紂怒鬼侯女遂殺之而醢鬼侯

何集續帝王世紀曰張天錫疾篤閻薛二姬並有國色天

錫謂曰吾死之後汝二人豈可更為他妻皆曰尊若不諱請効死尊前誓無他志二人自殺天錫有瘳追悼二姬葬以夫人禮

說苑曰齊王起九重之臺募國中有畫者賜之錢狂卒敬君居常饑寒妻端正敬君工畫貪賜畫臺去家日久思念其妻像向之憙笑旁人瞻見之以白王王即設酒與敬君相樂謂敬君曰國中獻女無好者以錢百萬請妻可乎不者殺汝敬君惶聽許

又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婦女被髪垢面立紹妻後文帝問之答曰是熙妻顧攬髪以袖拭面姿貎絶倫遂納之

世說曰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輙披圖召焉其中皆行貨賂王昭君姿容甚麗志不可茍求工遂毁為甚醜終身不召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帝以昭君充行既召見而嘆之

又曰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主始不知既聞與數

十婢抜白刃襲之（温尚明帝女南康長公主）正值梳頭髮籍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曰國破家亡以至今日若能見殺乃其本懷主慙而退

俗說曰宋禕是石崇妓緑珠弟子有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處帝疾患篤羣臣進諫請出宋禕帝曰卿諸人誰欲得之阮遥集時為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即與之

典說曰司隷馮方女國色也避地揚州袁術登城見而遂納馬諸婦害其寵紿言將軍以貴人有志節但見時

示憂色必長見敬重馮氏如其言術益哀之諸婦因絞懸之廁言自殺術誠以為不得志而死乃厚葬之

方言曰娥嬴（音盈）好也秦曰娥（言娥娥也）宋謂之嬴（言嬴嬴也）秦晉之間凡好而輕者謂之娥自關而東河濟之間謂之媌（今關西人亦呼好為媌吾交切）或謂之姣（言姣潔也音皎）趙魏燕代之間曰姝（音樞亦四方通語耳）或曰妦（言妦容也音蜂）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故都曰忓（秦舊都今扶風雍縣也晉舊都今太原晉陽縣也其俗通呼好為忓五于切）

又曰釥（踖眇切）嫽（俗天切）好也青徐海岱之間曰釥或謂嫽

今通呼小姣潔好者為嫽眇好凡通語也朦巳紅切龐鴟鴻切豐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大貌謂之朦或謂之龐豐其通語也娃烏佳反婧諸遇反窕途了反豔美也吳楚衡淮之間曰娃南楚之外曰婧言婈婧也宋衛晉鄭之間曰豔陳楚周之間曰窕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美色或謂之好或謂之窕故吳有館娃之宮秦有柒娥之臺柒音七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美狀為窕美色為豔美心為窈奕偞容也自關而西凡美容謂之奕或謂之媟奕奕偞偞皆輕麗之貌也

書記年曰梁武岷山獻女于桀二女曰琬曰琰桀受女刻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

楚辭曰姱容脩態絙洞房蛾眉曼睩目騰光

又曰粉白黛黑施芳澤

又曰美人既醉朱顏酡

又曰室中之觀多珍怪蘭膏燭明華容備

山海經曰丹山西郎巫山也帝女居焉宋玉所謂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其間首尾一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葢

因山名也

崔豹古今注曰魏文帝宫人有穆瓊樹薛夜來陳尚夜陳巧笑瓊樹始製蟬鬢望之縹眇蟬翼故號曰蟬鬢

桓譚新論曰或曰陳平為高帝觧平城圍隱而不傳子能知乎曰陳平說閼氏言漢有美女其容貌天下無有今急馳使歸迎欲進單于單于見必愛之則閼氏言之單于而得免也

六韜曰紂囚文王於羑里散宜生受命而行究懐條途

之山有玉女三人宜生得之因費仲而獻之於紂以免文王

何承天纂文云孚瑜美色也

服虔通文云容麗曰媌莫豹切形美曰婧容美曰舘南楚以好爲娃烏佳切肥骨柔弱曰婐烏果切婐奴果切頰妍美曰嫵七府切媚容茂曰嬫羊灼切

越絶書曰越王勾践得採薪二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

崔駰七依曰閭娵之孕既麗且閑紫脣素齒雪白玉暉

廻眸百萬一咲千金孔子傾於阿谷浮屠忘其桑門彭祖飛而溶集王喬忽而墮雲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皆古神女名也絕殊離俗妖冶閑都靚粧刻飾

又美人賦曰臣之東隣有一女玄髮豐艷蛾眉皓齒顏盛色茂景曜光起離宮閒館寂寞重虛門閤晝掩曖若仙居芳香郁烈黼帳高張有女獨處婉然在牀奇葩逸麗素質艷光辭不具載

蔡邕協初賦曰其在近也若神龍彩鱗翼將舉其既遠也若披雲掃漢見織女

陳思王洛神賦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綠波濃纖得中脩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弗御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靨輔承權

曹植扇賦曰情駘蕩而外得心悅豫而内安增吴氏之姣好發西子之玉顔

阮籍清思賦曰饜白玉以為面披丹霞以為衣襲九英之曜精佩瑶光以發輝

袁宏夜酣賦曰開金扇坐瓊筵衛姬進鄭女前形窈窕以纖弱艷妖冶而清妍似春蘭之齊秀象明月之雙懸

宋玉神女賦曰楚襄王遊於雲夢之浦使宋玉賦高唐之事王夢神女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

夢若何王曰見一婦人狀甚奇異撫心定氣復有所夢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乎若明月舒其光穠不短纖不長步裔裔兮耀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龍乘雲翔王曰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王曰夫何神人妖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極毛嬙

又登徒子賦曰夫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

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

又髙唐賦曰昔者先王常遊髙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髙唐之客聞君遊髙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髙唐之岨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玉對曰其始出也㬮兮若松榯其少進也晣兮若姣姬揚袂障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建羽旗湫兮如風凄兮如雨風止雨霽雲

無處所

王粲神女賦曰髮似玄鑑鬢類刻成質素純皓粉黛不加朱顔照曜瞠若春華口譬含丹目若瀾波美姿巧笑靨輔奇牙

傅毅舞賦曰鄭女出進二八徐侍眉連娟以增繞目流涕而横波

劉楨魯都賦曰衆媛侍側鱗附盈房娥眉青晖顔若濡霜含丹吮素巧笑妍詳掖耀日之珍笄珥明月之珠璫

圭衣紛裶振佩鳴璜

應瑒神女賦曰騰玄眸而俄青陽離朱脣而耀雙輔紅顏曄而和妍時調聲以笑語

張衡舞賦曰裾若飛燕袖如迴雪窣若霆震閃若電滅於是粉黛施兮玉質粲朱簪挺兮緇髮亂

謝靈運江妃賦曰小腰微骨朱顏皓齒綿視騰采靡膚膩理含台二娥宮庭雙媛青袿晨接紫衣形見或飄翰淩烟或潛泳浮海萬里俄傾寸陰未改辭不具載

魏文帝與繁欽書曰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激於宋臘

古詩曰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娥娥紅粉粧纎纎出素手

又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顔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户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願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梁簡文帝晚景出行詩曰細樹含殘影春閨散晚香輕花鬢畔墮微汗粉中光

梁徐悱妻詩曰東家挺奇麗南國擅容暉夜月方神女朝霞喻洛妃

晉阮籍詩曰妖冶閑都子英曜何芬葩玄鬢發朱顏睇盼有光華

又曰西方有佳人皎若白素光被服纖羅衣左右佩雙璜

又詩曰二妃遊江濱逍遥順風翔交甫懷玊佩婉孌有芬芳

左思嬌女詩曰吾家有嬌女皎皎頗白晳小字為紈素口齒自清歷鬢髮覆廣額雙耳似連璧明朝弄梳臺黛眉類掃跡

傅元歌曰有女懷芬芳媞媞步東廂蛾眉象翠羽明眸發清光丹脣翳皓齒秀顏若圭璋巧笑露靨輔衆媚不可詳令儀希世出無乃古毛嬙手戴金步搖耳繫明月璫

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絶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

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陸機艷歌行曰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

古樂府陌上桑行曰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言名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繩桂枝為籠鈎頭上髮墮髻耳中明月珠

鮑昭堂上行曰暉暉朱顔酡紛紛織女梭滿堂皆美女目我對湘娥箏笛更彈吹高唱好相和

曹植美女篇曰美女妖且閑採桑岐路間柔條紛冉冉

落葉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鐶頭上金雀釵腰

佩翠琅玕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二至八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監生臣李炎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二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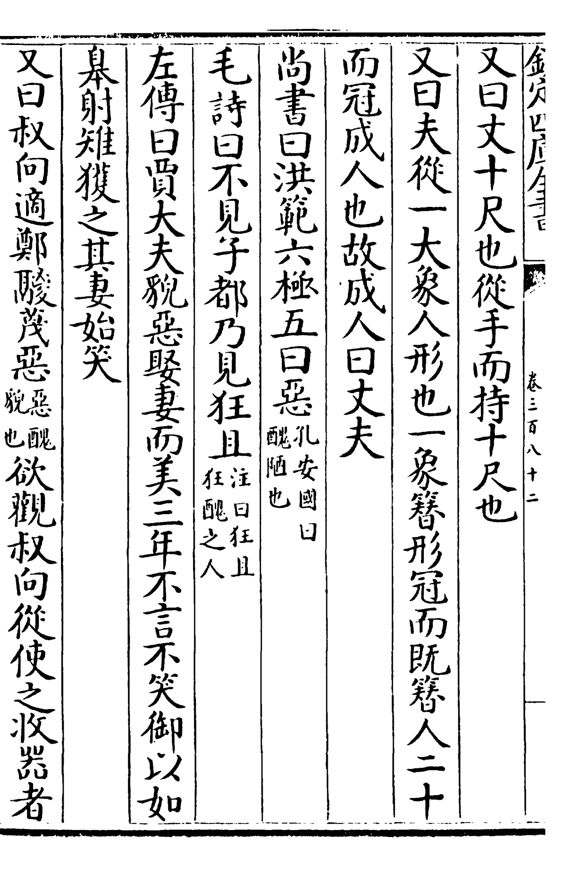
醜丈夫

醜婦人

醜丈夫

釋名曰醜臭也如臭穢也

說文音齒酉反可惡也



又曰丈十尺也從手而持十尺也

又曰夫從一大象人形也一象簪形冠而既簪人二十而冠成人也故成人曰丈夫

尚書曰洪範六極五曰惡孔安國曰醜陋也

毛詩曰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注曰狂且狂醜之人

左傳曰賈大夫貌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

又曰叔向適鄭鬷蔑惡惡醜貌也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

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而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三年不言不笑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之不能射汝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言貌醜不發揚）子若無言吾幾失子

又曰宋華元為植巡功（植將主也）城者曰睅其目皤其腹（睅出目皤大腹）

廣雅曰仳倠娸婄儓罷頽須嗚睢頦髖頬醜也（仳鼻之切倠火）

遺切婄音陪儓音臺䰰蒲比反頞差丈反須丁可切㗅許為切䧿音皆頯古來切䫔音骨䫜音欺

家語曰高柴字子羔長不滿六尺狀貌甚惡為人篤學知名孔氏之門仕為郕宰又曰耗土之人醜

史記曰秦相蔡澤魋顔蹙頞頞鼻莖也

又曰澹臺滅明字子羽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而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遊至江弟子三百人從之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

子羽

漢書曰田蚡孝景帝皇后同母弟也辯有口學盤盂諸書為人貌寢而貴

又曰詔求能為韓詩者蔡義召見悅之擢為光祿大夫代楊敞為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鬚眉貌似老嫗行步傴僂常使挾乃行

范曄後漢書曰周舉字宣光汝南人也姿貌短陋而博學

東觀漢記曰永平中徵承宫為博士遷左中郎數納忠諫論議切直名播匈奴時單于遣使求欲得見宫詔勅宫自整飾宫對曰夷狄眩名非實識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長大威容者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魏志曰晉輅容貌醜無威儀言語不擇非類

又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年十七荆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通脫不甚重也

晉書曰孫秀尚河東公主形陋短小奴僕之下者也

又曰左思貌醜而口訥

又曰張孟暘每出入惡之輒擲瓦礫盈車

王隱晉書曰劉伶字伯倫長六尺貌甚醜悴常攜一壺

酒使人荷鍤自隨以為死便埋

孫嚴宋書曰桓護之字彥宗少倜儻不拘小節形狀短

陋而氣幹強果

又曰少帝幼而狷急輕佻險迅細形黃貌色長頸鳥啄

嘶聲

齊書曰張融形貌短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革帶寛
謂曰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為
又曰蕭垣之肥黒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為蕭瘂剛狠專
執羣小畏而憎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録曰郭汜字子遊上郡人也父
士為縣卒隨巫而過一女子於路巫曰此女生貴子君
亦有貴子可相納之當興君門士納之生汜長不滿七
尺醜極當時朴訥無慧後為縣卒感憤遊學師事安平

趙孔曜曜見而偉之曰此生有公骨其當貴達

又曰前秦録曰苻雄字元才趙建武帝拜龍驤將軍貌醜頭大而足短故軍稱為大頭龍驤

又曰徐成純直亮素為王猛所知長不滿六尺醜極當時

又車頻秦書曰苻堅六歲戲於路司隷徐統見而異焉問曰苻郎此官街小兒戲不畏縛耶答曰吏縛犯事者不縛小兒戲統語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左右曰此兒狀貌甚醜而君以為相貴異何也統曰非爾等所及知

也

南史曰劉韞人才凡鄙為明帝所寵在湘州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形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翫甞以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戲之腸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問之曰此何人韞曰是我其庸劣類如此

北史曰後魏廣陵侯衍弟欽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為黑面僕射

唐書曰李輔國本名靜忠形小貌陋頗知書計高力士

見之收在左右與諸奴爲伍年四十餘矣爲小官掌廐中文帳後遷至封成國公也

又曰蘇世長容貌醜陋頗有學識性滑稽言雜諧謔隋大業中爲都水使者煬帝甞謂之曰卿面何類駏驢世長再拜嗚呼以手據地蹙項敗面爲駏驢之狀羣臣掩口而笑煬帝大悅賜帛百疋

又曰貞觀十年文德皇帝崩百官衰經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衆或指之許敬宗見而大笑爲御史所劾左

授洪州都督

周史曰慕容彦超吐渾部人也父亮以彦超貴累贈至三公彦超即漢高祖之同産弟也嘗冒姓閻氏體黑面胡故謂之閻崑崙

莊子曰厲人夜半生子其父取火視之恐其似已也厲醜人也

又曰魯哀公問仲尼衛有惡人焉曰哀駘佗丈夫之與處者思不能去也婦人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

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是必有以異乎人也寡人名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

又曰支離疏者頤隱於臍肩髙於頂會撮指天五官在上兩髀為脅也

孫卿子曰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吕身長七尺面長三尺而廣三寸名動天下

孔藂子曰子髙見齊王齊王問誰可為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管穆容貌醜陋民不敬也答曰夫見敬在德且

臣所稱其能也君不聞晏子乎長不滿六尺面貌醜惡齊王上下莫不崇焉以穆體形方之猶賢之遠矣王乃以管穆為臨淄宰也

尸子曰禹長頸鳥喙面目顏色亦惡矣天下獨賢之

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曰敦洽犨麋椎顙色如漆也

又曰列精子高德行於齊湣王所敬著布衣白縞冠會朝步堂下謂侍者曰我好醜何如侍者曰公艶出而窺井歎曰惡丈夫也人之阿齊王實不良而言良亦其我

之侍者也

周裴汝南先賢傳曰周爕字彦祖歛頤折頞貌甚醜母欲不舉其父曰吾聞諸聖賢人狀皆有異於人興我宗者必此兒遂育之

梁冀别傳曰子嗣為河南尹嗣一名胡狗時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

司馬徽别傳曰劉琮欲候徽先使左右問其存亡徽鋤園左右問馬君所徽曰我是徽頭面醜陋問者罵之曰

即欲求司馬公何等田奴而稱媺更刷頭飾服而出左右叩頭而謝之

續搜神記曰桓大司馬從南州來拜簡文皇帝陵問左右商涓形貌有人答涓為肥短黒色形甚醜公云吾見之亦如此意惡之還州遂病無幾而薨

謝綽宋拾遺記曰何尚之顔延年少年好為嘲調二人並短小常謂顔公為猴顔亦以何為猴常共遊戲西池顔問路人云二人誰似猴路人指何曰彼似猴耳君乃

真猴也

束晳發蒙記曰醜男駿蔑醜女離春

世說曰王廣取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語婦曰神色果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令婦入比蹤英傑

崔駰博徒論曰博徒見農夫戴笠持耨以芸蓼荼面色驪黑手足胼胝膚如桑朴足如熊蹄蒲伏壠畝汗出調泥乃謂曰子觸熱耕芸背上生鹽脛如燒椽皮如領革雖不能穿行步狼跋蹄戾脛酸謂子草木支體屈伸謂

子禽獸形容似人何受命之薄稟性不純

桓譚新論曰余嘗與郎令喜出見一老翁糞上拾食頭面垢醜不可忍視喜曰安知此非神仙余曰道必形體如此無以道為

風俗通曰齊有一女二家求之其家語其女曰汝欲東家則左袒欲西家則右袒其女兩袒父母問其故對曰願東家食而西家息以東家富而醜西家貧而美也

新序曰齊有田巴先生行修於外王聞其賢聘之將問

政馬田巴先生改製新衣拂飾冠帶顧謂其妾妾曰姣將出門問其從者從者曰姣過臨淄水自照視醜惡甚馬遂見齊王齊王問政對曰今者大王召臣臣問妾妾愛臣諛臣曰姣問從者從者畏臣諛臣曰姣臣至臨淄水而觀然後知醜惡也今王察之齊國治矣

會稽錄曰任奕字安和句章人也為人貌寢無威儀

劉謐之龎郎賦曰其頭也則中絡而上下銳額平而承枕四起

繁欽三胡賦曰莎車之胡黄目深精員耳狹頤康居之胡焦頭折頞髙輔陷㒵眼無黒眸頬無餘肉罽賔之胡面象炙蝟頂如持囊隅目赤皆洞頞仰鼻

朱彦時黒兒賦曰世有非常人實惟彼玄士禀兹至緇色内外皆相似卧如驪牛眠立如烏牛跱忽如鸜鵒鬬樂似鷓鴣喜

醜婦人

周易曰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韓詩外傳曰齊王厚送女欲妻屠門吐吐辭以疾其友觀之曰子孫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以辭之吐應曰其女醜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肉善如量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他附益之尚猶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下問女果醜目如劈杏齒如編蠏

東觀漢記曰梁鴻同郡孟氏其女名光狀貌醜而黒力能舉石臼擇而不嫁至年三十鴻聞而聘之

王隱晉書曰武帝為太子納妃媒久不決上欲娶衛瓘

女楊后欲娶賈充女上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端正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也

唐書曰張萬福典泗州時遇德宗幸奉天李希烈反陳少遊悉令管内刺史送妻子楊州以為質萬福獨不肯送謂使者曰為某白相公萬福妻老且醜不足煩相公意獨不送

又曰中宗好與朝臣狎戲韋庶人微時有一乳母實蠻

婢也既老且醜齒落髮禿制於後宮列花燭嫁為御史大夫竇懷貞妻俗謂乳母之壻曰阿𡢃懷貞每進表狀列其官位必曰國𡢃欣然有自負之色

莊子曰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郭子曰許允婦是阮德如妹奇醜交禮竟許永無復入

理桓範勸之曰阮家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宜察之許便入見婦即出捉裾裾停之許謂婦曰婦有四徳卿有幾荅曰新婦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君好色不好徳何謂皆備許有慙色遂雅相重

劉向列女傳曰齊孤逐女者其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乃造襄王之門而求見王輟食而起謹敬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五逐於里者少禮何足為遽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者異類故也其

人必有異者遂見與之語而嘉之

又曰齊宿瘤者東都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閔王宣王子也項有大瘤故號曰宿瘤初閔王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女採桑如故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衆百姓無長少弃事來觀汝不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曰此女也惜其宿瘤女曰中心何靖宿瘤何傷王大悦曰此賢女也命後車載之女曰女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王大慙曰寡人失之貞女一

禮不備雖死不從及歸遣使奉禮加金百鎰聘迎之父母驚惶欲洗沐為衣裳女曰變容更服恐見不識於是如故隨使者閔王歸見諸夫人告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及至諸夫人見者大笑王曰未飾耳飾與不飾相去十百女曰飾與不飾相去千萬不足言何獨十百也王曰何以對曰昔者堯舜桀紂俱為天子堯舜安於節儉茅茨不翦採椽不斵後宮衣不曳地食不重味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桀紂不自飾仁義為高臺榭深池澤後

宫蹈綺縠弄珠玉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閔王大感立以為后期月之間化行隣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立帝號及女死燕遂屠齊

又曰齊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鍾離姓春名也其為人極醜無雙臼頭深目長壯大節卬鼻結喉頂上少髪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行嫁不售流弃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乞一見謁者曰妾齊之

不售女也聞大王之聖願備後宫之掃除頓首司馬門外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而笑王曰此天下強顔女子也乃召見之謂曰昔先王為寡人娶妃匹皆以備有列位者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干萬乘之主有何異乎鍾離春曰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然何善曰常善隱王曰試一行之言未卒忽不見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人不能解明日復召之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膝曰殆哉如此者四齊王

曰願聞命對曰今大王之國西有橫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之難内聚奸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年壯男不立故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持一旦山陵崩隳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層黄金白玉琅玕翠羽萬人疲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謟諛强行於左右邪偽立於本朝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湎以夜繼晝女樂俳優縱横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内不康國家之理此四殆也王闇然無聲喟然而嘆曰

痛乎無鹽君之言於是立壞漸臺罷女樂退謟諛去彫琢選兵馬實府庫闢四門招進直言卜擇吉日立太子拜無鹽君以為王后齊國大安皆醜女之力也

習鑿齒襄陽記曰黄承彦沔南名士也謂諸葛孔明曰君擇婦否有醜女黄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焉即載送之時人為笑樂鄉里為之嗟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

束晳發蒙記曰醜男駿茂醜女鍾離春通俗文曰不媚

曰嫱（音嗇）可惡曰嬒（烏會反）大醜曰𡡉（呼文反）醜稱曰娸（烏在反）

何承天纂文曰嫫母醜人也

楚辭曰西施媞媞而不得見兮嫫母勃屑而日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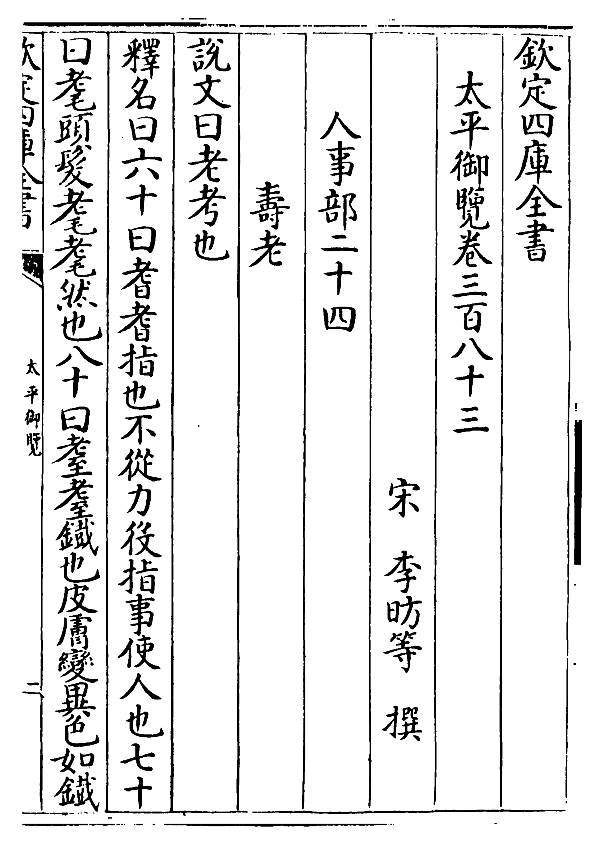
又曰圭璋雜於甑室隴廉與孟陬同宮舉世以爲常俗

固將愁苦而終窮

劉思真醜婦賦曰才質陋且儉姿容劇嫫母鹿頭獼猴面椎額復出口折頞靨樓鼻兩眼䀹（一交切）如臼脣如老桑皮耳如側兩手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登徒子妻蓬頭攣耳齞脣歷齒旁行傴僂又疥且痔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三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二十四

壽老

說文曰老考也

釋名曰六十曰耆耆指也不從力役指事使人也七十曰耄頭髮耄耄然也八十曰耋耋鐵也皮膚變異色如鐵

也九十曰鮐背背有鮐文也或曰黄耇髮變黄也耇垢也皮色驪悴恒如有垢也或曰胡耇皮如鷄胡也或曰凍梨皮有班點如凍梨色也或曰鬼齒大齒落盡更生細齒如小兒齒也百年曰期頤頤養也老惛不復知服味善惡孝子期於盡養道也老朽也老不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也

周禮夏官司馬曰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是時鷹化為鳩鳩與春鳥變舊為新以宜養佐助生氣也

禮記曲禮上曰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曰耋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鄭元注曰耄惛忘也期要也頤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養親期於盡道

又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

又檀弓上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子夏哭曰天乎予之無罪曾子怒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

一也

又曰王制曰養耆老以致孝

又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天子諸侯養老同也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

又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若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導養也七十不俟朝大夫士之老者揖君則退八十月告存每月致膳九十日有秩秩常也有常膳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西膠

又曰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又曰文王世子曰文王謂武王曰汝何夢矣武王對曰

夢帝與我九齡帝天也文王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又祭儀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為其近於親也

又曰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又曰天子巡狩諸侯待于境天子先見百年者問其國君以百

年者所在而往見之

左傳隱公曰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

又僖公上曰王使宰孔賜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

又僖公下曰秦晉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

又襄公六曰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使言其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於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

又曰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十九十者不能久矣

又昭元曰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頴館於洛汭劉子曰美哉禹功予盍亦遠續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也

又曰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種種短也自言衰老不能復為害

又昭四曰楚靈王至乾溪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

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予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樆于溝壑矣

尚書盤庚曰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又洪範曰五福一曰壽百二十年

又無逸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以耽樂之故從是其後亦無有能壽考

又呂刑曰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起一切

言吕侯見命爲卿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耄荒亂忽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

論語里仁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孔子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

又微子曰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爾雅曰耆老也

尚書中候曰齊桓公欲封禪謂管仲曰寡人日暮仲父年文

韓詩外傳曰楚邱先生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髙矣多遺忘也何以教文先生曰使我投石斥距追車赴馬逐麋鹿搏虎豹吾則老矣使我深計謀設精神决嫌疑出正辭尚諸侯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勃然汗出至踵曰文過耳

又曰齊桓公見海邱人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三公曰美哉壽也

論語讖曰仲尼曰吾聞堯舜等遊首山觀河渚乃有五

老遊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老曰河圖將来告帝謀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老曰河圖將来告帝符龍銜玉苞金泥玉檢五老飛為流星上入昴宋均注曰龍浮於水

周書曰文王在鄗名太子發曰嗚呼吾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汝勤之我傳之子孫吾厚德其廣恵信忠而志愛不為驕役不為泰靡括柱而茅茨為民愛費也

戰國策曰昔者秦魏為與國齊楚約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出可乎曰敬諾遂約車遣之見秦王秦遽發兵救之

史記曰秦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將兵行日百里奚蹇叔二人哭之繆公聞而怒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臣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

又曰蔡澤從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歳蔡澤笑而謝去謂其御曰吾持粱齧肥躍馬疾驅懐黄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

又曰王翦傳曰始皇問李信吾欲攻荆用幾何人而足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壯勇其言是也

王翦因謝病歸老於頻陽

又曰王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用里先生綺里季夏黄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又曰伏生者伏生名勝濟南人故秦博士也孝文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能治名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太常掌故朝錯往受之

又曰武帝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又曰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自謂七十常從武安侯飲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

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

漢書曰文帝元年詔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哉其為令有司請令縣道八十以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觔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賜勿及當廩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之

又曰馮唐趙人也以孝著為中郎署長應劭曰此事文云孝子郎

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具以實對

又曰張蒼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百數曾孕子者不復幸由是百餘歲乃卒

又曰張安世宣帝下詔曰安世守職秉忠以安宗廟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

又曰石建為郎中令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澣洒復子諸子孫咸孝然建特為甚

又曰貢禹上書曰臣與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聰非能復有補益所謂素飡尸禄汚朝之臣也乞骸及身生歸鄉里死無恨矣

續漢書曰仲秋之月縣皆案户比民年七十者授之玉杖長九尺端以鳩為飾鳩者不咽之鳥欲老人不咽所以授民也是月也祀老人於國南

東觀漢記曰馬援字文淵建武二十年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

自請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

又曰閔仲叔客安邑老病家貧不能買肉日買一片猪肝屠或不肯爲斷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飲食對曰但食猪肝屠者或不肯與令出勅市吏後買輒得叔怪問其子道狀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

又曰班超自以久在絶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常恐年衰奄忽僵仆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

魏志曰田豫為并州刺史徵為衛尉屢乞遜位太傅司馬宣王以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荅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辠人也遂稱疾篤拜太中大夫食卿禄年八十二薨

晉書曰華表太始中遷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以表清貞素履有老成之美而以疾固辭今聽如所上禄賜與卿同

又曰劉寔字子真少貧賣牛衣好學歷吏部尚書封修

陽子懐帝復授太尉辭以老九十一薨
又曰祖逖進鎮雍邱畧定河外躬自勸督農桑克己施下百姓感悅置酒大會耆老坐中流涕曰某年老矣更得父母死復何恨
又曰周訪少時遇善相時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岳功名畧同但陶上壽周下壽優劣在年耳
齊書曰虞玩之字茂瑶年老有疾請退表曰四十仕進七十懸車壯即馳驅老宜休息知足不辱臣知足矣

後魏書曰畢衆敬篤老乞還桑梓朝廷許之臨還獻其珠當四具銀裝劒一口刺虎矛一枚仙人綾百疋文明太后與髙祖引見於皇信堂賜酒饌車一乘馬三疋絹二百疋勞遣之

又曰于結代人世祖初為散騎常侍遷侍中摠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慤甚見信待詔聽歸老太寧賜東川以為居業并為築城即號曰羅侯城至今猶在

又曰刁雍以耆年特見優禮賜以几杖杖履上殿因致珍羞馬甞經篤疾幾死見神明救之言福門子當享長年後卒於洛州刺史

又曰尉元許致仕詣闕謝老引見於庭命昇殿勞賜宴以玄冠素服又詔三老給上公之禄

唐書曰太宗將伐遼召李靖入閤賜坐御前謂曰公南平吴會北清沙漠西定慕容惟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臣往者憑藉天威薄展微効今殘年朽骨惟擬

此行陛下若不棄老臣病其瘳矣帝愍其羸老不許

又曰嚴綬才器不踰常品事凡婁過謹為時所稱常以

寛柔自持位躋上公年至大耋前後統臨三鎮皆號雄

藩所辟士親睹為將相者凡九人其貴壽如此

周史曰蕭愿字惟恭梁宰相頃之子也初愿之曽祖倣

唐僖宗朝入相接客之次愿為兒童効倣傳呼之聲倣

謂客曰余豈敢以得位為喜所幸奕世壽考吾今又有

曽孫在目前矣及愿長事父母以孝稱後為兵部郎卒之

時年七十餘母猶在堂一門壽考人罕及者矣

鬻子曰鬻子年九十見文王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鹿則老矣使臣策國事則臣年尚少因立為師

莊子曰盜跖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又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濵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濵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

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抱朴子内篇曰余亡祖鴻臚少卿時常為臨沅令云此縣有廖氏家世壽老或出百年或八九十徙去生子孫轉多夭折人有居其故宅復累世壽由此覺是宅所為疑其井水殊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去井數尺此丹砂汁因泉水漸汚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況乃持丹砂而服之乎

六韜曰文王祖父壽百二十而沒王季百年而沒文王壽九十七而沒

國語曰齊宣王出遊路見閭邱先生長老十三人謁齊王王賜之田衆老皆拜閭邱先生獨不拜又賜無役諸老復拜閭邱先生又不拜宣王疑而問之對曰來見大王所望者三願賜臣壽賜臣富賜臣貴王曰天命有長短非寡人所制無以壽先生倉粟雖盈備災畜無以富先生大官無闕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先生曰所望願王選良

吏臣少得壽請使人以時役無煩苛此臣所以得富焉使少者敬長者長者敬老者此臣所以得其貴也王賜臣田田不租倉廩虛賜臣無役則官無所使非所望也王曰賜先生為相可乎先生曰臣得三愿足矣安用為相

又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任為東阿既行而君悔焉使人追之囑使者曰未至追令還已至勿追未入東阿使者反之齊君問故使者曰臣見子奇同載者皆白首矣夫老者之智少者之決此必能治東阿矣王曰善哉

又曰昔衛武公年九十五儆於國曰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至而舍我也必恭恪於朝夕以儆我聞一二之言志誦納之以訓導

漢武故事曰上嘗輦至郎署見一老郎鬚鬢皓白衣服不完上問曰公何時為郎何其老矣對曰臣姓顔名駟江都人也文帝時為郎上問曰何不遇也駟曰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又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感其言拜為會稽都尉

新序曰孔子見宋榮啓期年老白首衣麑服鼓琴自樂孔子問曰先生老而窮何樂也啓期曰吾有三樂天生萬物以人為貴吾得為人一樂也人生以男為貴吾得為男二樂也人生命有傷夭吾年九十歲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居常以守終何不樂乎

說苑曰楚文王伐鄭使王子革子露居二子出遊老人戴畚從而乞食焉不與摶而奪之畚

又曰晋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晚如何對曰

暮不炳燭耶臣聞少而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平公曰善哉善哉

中鑒曰學壽不至壽可以盡命

新論曰余前為王翁典樂大夫見樂家書記文帝時得魏文侯時樂人竇公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何能服食而至此耶對曰年十三失明父母哀之教使鼓琴日講習以為常事臣不能道引無所服餌也譚以

為少盲恒逸樂所以益性命也

神仙傳曰淮南王安好道術八公乃詣門門者見其垂白不進公皆化成童子色如桃花門吏白王王迎之登思仙之臺張錦綺之帷設象牙之床燔百和之香進邊玉之几執弟子禮八公還成老人授之要道及郎中雷被譖安安與八公昇天所踐石皆陷今人馬之跡在焉

王子年拾遺録曰昔老聃當周之末居返景日室之山與世人絶跡惟有黄髮老叟五人或乘虎豹或乘鴻鵠

衣毛羽之服眉覆於目耳垂至肩兩眸子皆黒方面玉潔手握青筇之杖出入于日室之中與老子談天文之數

述異記曰尹雄年九十頭生角半寸

世說曰顧悦與簡文同年而髪白簡文問曰卿何以先老荅曰蒲栁之姿望秋而先零松栢之質逢霜而彌盛

應璩詩曰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歳相與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置辭室内姫

麄醜中叟前置辭量腹節所受下叟前置辭暮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三